

风梳柳◎著

老三届

的

兵

儿

、有血性的军人
人的故事……

演绎

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

三十集电视连续剧文学剧本

老三届的兵

风梳柳 著

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老三届的兵 / 风梳柳著. —北京: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, 2008.8

ISBN 978-7-80069-878-1

I. 老… II. 风… III. 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092332号

老三届的兵

作 者: 风梳柳

选题策划: 北京半江渔火文化艺术工作室

责任编辑: 虞 晖

出版: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北街14号 (邮编: 100013)

印刷: 北京雷杰印刷有限公司

版次: 2008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: 1/16 787 × 1092mm

字数: 580千字

印张: 35

书号: ISBN 978-7-80069-878-1

定价: 48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序 幕

黝黑、铁青的连绵群山，不遮掩地向大自然裸露着，粗粝荒凉。山的肢体互相噬咬、依偎着，一座座犁状的山峰显得孤高、漠然。

山中间，一朵朵蝉翼般的浮云缓慢地浮动着，使粗犷的山体显得有几分妖媚、多姿和厚重。

镜头对着山上一条残缺的、用石头垒起来的古道向上移动着，一层层台阶蜿蜒地向山上延伸，直到大山深处。

几片山中的红叶像喝醉酒一样，在镜头前左摇右摆，古道两旁是斑斓的大山秋色，可见低矮的灌木丛上挂满了不知名炭火般的红果，和弥望皆是盛开的野花。一条溪流色白如雪，从山上沿着古道旁“哗哗”地流下，铮然有声。

画外一个中年人淡淡的声：

“这是位于祖国黄海前哨的一座贫穷的大山。我们曾抱怨过她给予我们得太少，而我们，却在这里付出了生命中最好的青春年华……”

镜头徐徐地向下移动，古道的下方，远远可见一些人向山上走来，隐约还传来了说话声和军犬的叫声。

中年人的画外音继续：

“人们常说，事如春梦，一去无痕。可这座大山却深深地留在了我们的记忆里。几十年过去了，当初觉得那么贫穷的大山，现在却觉得她是那么的富有；当初她曾给我们留下过那么多冰冷的记忆，现在却感到这些记忆是那么的温暖。对这座大山不尽的思念，时时让我们梦绕情牵……”

古道上，一双双鞋向上走着，欢乐的嬉笑声，在深山空谷中显得格外的清晰。

两条军犬一前一后地从镜头前掠过……

镜头慢慢从后面向前推去，只能看见到这些人的背影，看不到他们的面目。但可以看清的是，这是一群年轻的，身穿上世纪80年代初陆军、海军服装的男女军官。



一位海军女军官的背影，只见她把双手放到嘴边，向群山喊道：我们回来了。

幽谷中传来了她的回声：我们回来了。

所有的男女军官站在古道上，一齐向群山发出了喊声：我们回来了。

幽谷中传来了他们更大的回响声：我们回来了。

似乎是被这声音惊吓了一跳，回声，一群野鸽子从一个卓立的悬崖上面“扑棱棱”地飞起来。

中年人的画外音继续：

“多少年以后，我们明白了，其实生活就像这山谷的回音，你喊出什么，山谷的回声就是什么。你付出什么，就将得到什么。”

空谷中传来了他们的对话声：

一个男兵的声音：时间多快呀，一晃十几年了，还记得当年我们离开北京的那个晚上吗？

一个女兵的声音：怎么不记得，就像在昨天一样。

对话停止了，空谷陷入了沉静。

慢慢地，一阵火车的汽笛声，从远到近地响起，越来越大，屏幕上渐渐地黑了起来。

黑黑的屏幕上，出现了一行行白色的字迹。

画外传来的仍是那个中年人的声音，只是更深沉了一些：

“1968年，在毛泽东同志‘知识青年到农村去’的号召下，1966、1967和1968三届初中、高中毕业生，又在他们苦难的生命历程上，迈出了更加艰辛悲壮的一步，插队到山西、陕西、云南、内蒙古和北大荒的广阔天地。但也有一批‘老三届’中命运的宠儿，走进了解放军这所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，革命的大熔炉，演绎着命运给予他们每个人的故事……”

第一集

晚，北京一条狭长的胡同里，传来了一阵清脆的自行车铃声。

昏黄的路灯光下，新兵刘飞扬骑着自行车出现，他穿着一身当年灰色的海军服装，上衣左上面，别着一枚小型的毛主席像章。他骑着车在路边一座四合院的门口前慢慢停下了。

紧闭的大门上，呈“×”字形的白色封条贴在上面，刘飞扬慢慢地注视着，不禁愣在了门口。

一位胳膊上戴着红袖章的街道妇女走过来，她有些警惕地打量着刘飞扬问：同志，你找谁啊？

刘飞扬奇怪地说：麻烦问一下，这家的门怎么给封住了？里面住的人去哪儿了？

街道妇女语气极为生硬的说：这家的人都死了。

刘飞扬一愣，说：什么？人都死了？那有一个叫慕容秋水的女孩呢？

街道妇女说：她也自杀死了。

刘飞扬吃惊地说：什么？她为什么自杀啊？

街道妇女反问道：我怎么知道？你和他们家是什么关系啊？

刘飞扬听了没有回答，望了望被封住的大门，转身骑车走了。

街道妇女望着他的背影，目光仿佛是在问：这是什么人？可疑？

刘飞扬骑着自行车消失在胡同里。

字幕：公元1969年2月22日晚，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武装部门前

3

一百多名应征入伍的海军新兵，穿着厚厚的冬装，背着行李、挎包，在同前来送行的亲人们话别。武装部门口，黑压压一片人群，新兵们的服装显得有些笨拙。

人群中，李巧云拉着女儿李鲜华的手说：鲜华，到了部队就给妈妈来信，别让妈妈担心。

李鲜华不耐烦地说：哎哟，妈，您都说了好几遍了，我记住啦。

李巧云：还有啊，到了部队，碰到机会你就打听打听妈妈常给你说的那个金叔叔，如果他现在还在部队的话，怎么也会有消息的，那张照片你可保存好了。

李鲜华：妈，我们是海军，那个金叔叔是陆军，那么大的部队，我到哪去打



听啊？您打听十几年了都没有找到。

李巧云：哎，你的同学江浸月、贺小丹在哪儿呢？

新兵江浸月、贺小丹挤过人群走过来。

贺小丹向李巧云敬礼：李阿姨，我们和您告别来了。

李巧云拉过她俩说：正说你们俩呢，你们就来了，快让阿姨看看。

李鲜华：妈妈，我也去和叔叔阿姨告个别。浸月，小丹，你们爸爸、妈妈在哪儿呢？

江浸月用手指着前面说：都在那儿呢。

李鲜华朝着那个方向走去了。

李巧云：小丹，阿姨知道你是个心直口快的好姑娘。浸月呢，文文静静的，也从来不惹事。

江浸月笑着说：阿姨，我妈妈说我是从来就是“逍遥派”。

李巧云一笑说：可鲜华这孩子从小就爱争强好胜，容易得罪人，你们都是一个班的同学，到了部队，遇到什么事请，要互相照顾啊。

江浸月：阿姨，您放心吧，遇到什么事，有小丹保护着我们呢。

贺小丹惊讶地说：什么？我保护你们？我爸爸说了，到了部队，我能保护好自己就不错了。

人群另一角，新兵周援朝的爸爸和新兵刘飞扬的妈妈在一块说话。周援朝站在他们的身边。

周援朝的爸爸是一位军人，他问旁边的刘飞扬妈妈：嫂子，老肖呢？他怎么不来送儿子？

刘飞扬的妈妈说：老肖下部队啦，回不来，我代表他来送儿子。可飞扬不让我来，我这还是偷偷来的，他不知道。（转身对援朝）援朝，你这一穿上军装，可真像个兵了。

周援朝得意地说：刘阿姨，不是像，我现在就是一个兵了。

周援朝的爸爸说：哼，没上过战场的就敢叫兵？告诉你，真上了战场不哭鼻子，那才能说这句话。

周援朝一挺胸说：爸，您放心，如果真上了战场，我绝对不会哭鼻子，您的儿子不会给老子丢脸的。

周援朝的爸爸：这可不是吹牛吹出来的。别看你的名字叫援朝，可你没上过战场，没受过战争的考验，从小自由散漫，无政府主义，到了部队啊，你肯定是个捣蛋兵，刺头兵。我把你送到部队啊，就是要好好锤炼锤炼你，叫你成块好钢。

周援朝对刘飞扬的妈妈不满地说：阿姨，您看看我爸爸，哪有这么评价自己的儿子的？

周援朝的爸爸：这就叫知子莫如父。飞扬这孩子不错，我从小看着他长大，



▲ 1969年冬，作者参军前在北京北海公园的留影

品质好，正直、要求上进，到了部队啊肯定是块好钢。

刘飞扬的妈妈：你可别夸他，这孩子也是蔫有主意。

刘飞扬的妈妈帮周援朝整理着军装问：援朝，知道去哪儿了吗？

周援朝摇摇头说：不知道，排长的嘴很严，只说离海边不远，不然怎么是海军呢？

周援朝打量着四周说：阿姨，我给您找找刘飞扬去，他不知道您来。

晚，一个公共汽车站旁。刘飞扬把手中提着的一包东西，递给已站在站牌下的一位50多岁的外地中年人。

刘飞扬：同志，我只能把你送到这儿了，一会儿你从这儿上车一直坐到终点站，下车就是北京车站了，我得赶快集合去了。

外地中年人感谢地说：谢谢解放军同志，俺这是第一次从山里出来，到北京接个人到俺们那儿插队，约好在北京站见面，多亏遇到你了，不然找不到路就耽误事了。

刘飞扬不好意思地说：我还没戴领章、帽徽呢。

外地中年人说：那也是解放军啊。

刘飞扬奇怪地问：同志，你为什么只接一个人到你们哪儿去插队啊？

外地中年人支吾着说：你快点走吧，别耽误了你集合的时间。

晚，武装部门口，新兵李开国独自一人站在一个角落。

李母挤过人群朝他走过来喊到：开国，开国。

李开国迎上去，惊讶地说：妈，您不是送我妹妹去了吗？

李母：小洁非要我过来再看看你。

李开国心疼地说：妈，这么老远您还来回跑。妈，我和小洁都走了，家里就剩下您一个人了，您身体不好，可要多保重。

李母：放心，有组织呢。你和小洁一列火车，她说火车一开，就去车厢里找你。到了部队要是你们离得不远，你经常去看看她。

李开国：妈，您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她的。

李母：我放心，我刚才还和小洁说，亏得你们俩都是六八届的，你高一，小洁初一，都赶上部队招兵了，要不然还不是上山下乡去了？你们上两届的人不全



都到东北、内蒙插队了。你们俩命好，到了部队，妈妈怎么还能不放心呢，部队是革命的大熔炉啊。

人群的另一个角落，新兵杜永革和前来送行的妈妈正在争吵。

杜永革妈妈正数落他说：你呀，为了改个自己名字和你爸爸闹的这么僵，连送你他都不来，值得吗？

杜永革不服气说：怎么不值？妈，我参军了，为了表示自己永远革命，改个名字有什么不对？我爸也太固执了，晚上说是去厂里值班，其实就是不想来送我，他一点也不理解我。

杜永革妈妈劝他说：好了，你也要理解你爸爸。你爸养你长大多不容易啊，到了部队给你爸爸写信赔个不是，你是他儿子，明白吗？

杜永革固执地说：怎么不明白，我不就改了名字，没改他的姓吗？

新兵崔国庆走了过来。

杜永革妈妈问：国庆，你家里没有人来送你吗？

崔国庆一笑说：阿姨，我可不让他们来，到时候我妈一哭，跟生死离别似的，叫我怎么走啊？

杜永革妈妈一听，触动了情绪，不由得抹开了眼泪。

崔国庆慌乱地说：阿姨，您别哭啊！

集合的哨音响起，带兵的十几名海军官兵，分别集合着各个学校的新兵队伍。

周援朝着急地说：坏啦，刘飞扬在路上一定碰到什么事情了，否则他怎么还不来呢？都快出发了，丫真沉得住气。

晚，北京车站的钟表下，那个外地中年人四下张望着，又看了一下钟表，自言自语地说：时间快到了，她怎么还不来呢？说好了在这儿等着啊，俺也没耽误时间啊？

一位姑娘在不远处紧紧地望着那个外地中年人，她抬头望了望车站上的钟表，向他走过去。

晚，武装部门口，周援朝四下喊着刘飞扬。

刘飞扬妈妈指着不远处说：援朝，别喊了，你看，他来了。

周援朝望去，刘飞扬在哨音中飞快地跑过来。

刘飞扬妈妈急忙迎了上去。

刘飞扬意外地说：妈妈，您怎么来了？

刘飞扬妈妈：妈妈不放心，再来看看你。

刘飞扬：妈，您放心吧，到了部队我马上给您写信。

刘飞扬妈妈为儿子整理着衣服、背包。

又一阵集合号音传来。

刘飞扬向妈妈敬礼说：妈，我走啦，您快回家去吧。说完转身跑去，边跑边回头挥手。

刘飞扬妈妈望着儿子的背影，不由地擦着落泪。

夜，火车犹如一条黑色的巨蟒在原野上蠕动着。

车厢内，从北京各学校征来的新兵们毫无倦意，互相介绍询问着。

周援朝兴致勃勃地大声说：哎，我提议，咱们唱支歌吧，反正大家也睡不着。

杜永革附和说：唱什么？

周援朝说：当然唱《我是一个兵》了，我们现在都是兵了。

“好哇。”一阵掌声响起，随即车厢响起了《我是一个兵》的歌声，歌声雄壮、有力。

另一节车厢里，那位年轻的姑娘穿着蓝大衣，怀里抱着一个包裹，呆呆地坐着，神情恍惚。在她的身旁，坐着那位刚才问路的外地中年人。

外地中年人问：姑娘，你喝点水吗？

姑娘摇摇头，没说话。

外地中年人又说：那你就早点歇吧，明天咱们还要赶路呢。

歌声中，刘飞扬离开座位，被周援朝看见了。

刘飞扬走到车厢与车厢的连接处，独自向外面望着，不知在望着什么，想着什么，显得有些沉重。

窗外，黑漆漆的，远处一个大烟囱喷出熊熊的火光，像是一支巨大的彩笔在涂抹着夜空。

火车单调、沉重的撞击铁轨发出的声音。

周援朝推开车门走进来问：飞扬，集合前你干什么去了？让你妈等了你半天。

刘飞扬：半路上遇到一个迷路的外地人，我把他送到车站了。我没让我妈来送我，我怕分手时她难受。

周援朝：是，我也怕这样，所以没让我妈妈来送我。我爸爸来了，当着你妈妈的面，一点情面都不留，把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顿。

刘飞扬：援朝，集合前我到秋水家去了。她的家门被封了，听街道上的一个人说，他们家的人都死光了，连慕容秋水也自杀了。

周援朝惊奇地说：慕容秋水？就是咱们学校的那个女同学？她怎么会自杀了呢？

刘飞扬：不知道。

周援朝奇怪地问：哎，那你怎么想起去她那儿了？

刘飞扬不自然地遮掩说：路过，我顺便看见了。



周援朝诡异地说：飞扬，我告诉你个军事秘密，你知道咱们这辆火车往哪儿开吗？

刘飞扬：往哪儿开？

火车在夜色中路过一个站，昏暗的灯光下，车厢上的白字“北京——青岛”一晃而过……

周援朝：青岛。

刘飞扬疑惑地问：你怎么知道的？

周援朝：上车时我看见车厢上写的字了，这列火车是从北京开往青岛的。这下可好了，我做梦都想当海军，驾着军舰在大海上，该多神气啊！

刘飞扬反问：你怎么知道我们在青岛站下车呢？

周援朝：上次我就发现陈连长抽烟用的火柴盒上面，写着“青岛”两个字，这回就更证实了。

李开国推门经过，后面跟着两个女新兵。

李开国：飞扬，你们聊什么呢？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妹妹李洁。她去陆军411野战医院，正好和我一列火车。

李开国又对两个女新兵介绍刘飞扬和周援朝说：小洁，他们和我都是一个学校的，六八届老初一的。

李洁有礼貌地点头说：你们好，这是我的小学同学李鲜华，她和你们是一个部队的。

李鲜华大方地和他们握握手，但没有说话，三个人推门出去了。

周援朝望着他们的背影说：飞扬，你注意没有，这两个女兵的“盘”可都够亮的。

刘飞扬：怎么？你想拍“婆子”啊？援朝，你嘴巴可严点啊，咱们到部队了，不是在学校，当心让别人听见。（又转换话题）哎，援朝，你说慕容秋水她为什么会自杀呢？

周援朝奇怪地：哎，你问我，我怎么知道啊？

刘飞扬望着外面黑沉沉的夜，不再说话了。

黎明，行驶的火车上。硬座的车厢里，有的新兵还在酣睡，醒来的周援朝望着窗外尖声地喊了起来：快瞧，是大海！

顿时，车厢里热闹起来，新兵们纷纷向窗口外望去。

另一节车厢里坐着的那位姑娘也醒了，那位外地中年人从一个包里掏出一块饼子，掰了一半递给姑娘说：姑娘，吃点吧，你昨天晚上就没吃饭。

陌生姑娘摇摇头，手托着腮向车外大海望着。

外地中年人又试探着说：那俺去打点热水你喝点儿？

陌生姑娘又摇了摇头。

外地中年人着急地说：你不吃也不喝，身体咋受得了啊？马上就到站了，你咋也得吃一点啊。

陌生姑娘听了没有出声，向车外的大海望着。

镜头随着列车的速度移动着。

薄薄的奶白色晨雾，像缥缈透明的轻纱，弥漫在大海上。辽阔的海洋显得那么神秘，那么令人神往。新兵们都是第一次见到大海，每个人都惊呆了。

新兵车厢，新兵连陈连长走进来命令说：收拾东西，准备下车。

清晨，火车站站台上，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的氛围，花花绿绿的大字报、大标语满墙都是。火车进站铃骤响，列车缓缓地进站。

车厢内，新兵们纷纷取下自己的背包。

周援朝边背背包边小声地嘀咕说：怎么还没到终点站，我们就下车了，这是哪儿呀？

刘飞扬：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，你怎么知道到咱们到终点站下车呢？反正是看见海了，别猜了，快下车吧！

那位陌生姑娘围着围巾，一手提着包也跟着那位中年人走下车。她惊奇地发现了从前面下车的刘飞扬，飞快而慌乱地躲在站台的一根柱子后。

外地中年人也发现了送他上车的刘飞扬，惊喜地喊叫：解放军同志。

刘飞扬回头也认出了他，边跑边向他挥着手……

站台上，新兵队伍整齐地排好队，按照口令向出站口走去，分别登上了早已停在那里等候的十几辆军用卡车。

陌生姑娘看着刘飞扬爬上了卡车，才从柱子后面走了出来。

外地中年人注视着她，走上前去奇怪地问：姑娘，你也和他认识吗？俺在北京接你时迷了路，就是他把俺送到车站的。

姑娘没有说话，她出神地望着远去的军用卡车车队。

清晨，长长的军车车队离开市区，驶向郊区的一条土路。渐渐地，路旁村庄农舍出现了，车上的新兵们疑惑地向四面张望着。

车上，周援朝问站在身边的刘飞扬：飞扬，这车怎么把咱们拉到农村来了？



刘飞扬嘲笑他：你问我，我还纳闷呢。你不是说到终点站下车吗？这回我看你在哪儿开军舰，你开拖拉机吧！

军车一辆辆离开土路，向一个村庄驶去。在坑洼不平的，仅能容纳一辆车行走的土路上颠簸行驶着。

土路上，中年人拿着马鞭说：姑娘，你做好了，我们赶路了。

陌生姑娘坐在马车上，神色不安地点头。

中年人挥动了一下马鞭，吆喝着牲口赶路了，长长的土路一直延伸到前面的深山里。

新兵连驻地，从村口传来了敲锣打鼓的声音。

村口旁，两根杆子上拉着一条横幅，上面写着“热烈欢迎新战友”的字。横幅下，许多海军官兵，村干部和一些老乡、孩子站在村口，村口边的一面白墙上写着“郑庄”两个红色的大字。

锣鼓声中，十几辆军车驶进村子里。

刘飞扬在车上对周援朝说：这儿肯定是咱们新兵连的驻地。

周援朝向四下望着，小声嘀咕着说：怎么连海边都看不见。

刘飞扬看着欢迎的人说：援朝，你看这儿的老乡多热情啊。

周援朝仿佛没有听见他的说话，仍看着远处自言自语地说：也不知道这村里离海边远不远。

土路上，外地中年人挥动着马鞭，不断地吆喝着牲口在急匆匆赶着路。

陌生姑娘乘坐的马车驶进了深山，她惊恐地看着路两旁山上险恶的自然环境。

外地中年人回头说：姑娘，再走一会儿，到了前边，咱们就下车走山道了，上了山道就不远了。

打谷场上，新兵们整齐排列好队伍，陈连长跑步向前，向队伍前一位首长报告：报告首长，新兵连全体同志集合完毕，请首长指示。

首长还礼，说：请稍息。

陈连长转身向队伍传达完命令，跑到队伍前站好。

首长向前跨了一步，威严地说：同志们！

从队伍中传出有力地“刷”的一声，全体新兵立正站直。

首长抬起右手，抬腕间一个标准的军礼，使新兵们的眼睛都一亮，他满意地注视着这群朝气蓬勃的男、女新兵。

首长：从今天起，你们就跨进解放军这所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了，你们就是一个兵了。我代表部队首长和全体官兵，热烈欢迎你们，欢迎你们这些从北京、

从毛主席身边来的战士。

打谷场上响起了一片掌声。

中年人的画外音：

“那个年代，部队的老兵对刚入伍的新兵有许多称谓，有‘新兵蛋子、农村兵、城市兵等’，而我们这批兵，部队首长和老兵们大多数人叫我们‘学生兵’……”

首长：新兵连，是你们部队生活的第一课。你们要接受各种考验，学习和继承我军的光荣传统，丢掉学生气。要牢牢遵守我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，搞好军民团结，圆满地完成各项军事训练任务，在这座革命的大熔炉里，我希望你们这些“学生兵”，把自己百炼成钢，我的讲话完了。

新兵队伍立正，首长还礼。

陈连长跑步向前，站在队列前说：听我的命令，叫到的同志出列，跟带队的班长去领褥子，然后到驻地。（拿出一张纸）一班，刘飞扬、周援朝、杜永革、李开国、崔国庆……

刘飞扬等人出列，跟着一个个子不高的班长，向村里走去。

陈连长：二班，李鲜华、江浸月、贺小丹……

李鲜华等人出列，跟着一个女兵班长向村里走去。

陈连长的声音继续着……

深山中一条崎岖的小路上，中年人带着那位姑娘向上走着。后面的姑娘累得停下了脚步，擦着脸上的汗。

中年人转身接过姑娘手中的包说：姑娘，走累了吧，快把包给俺。

姑娘擦着汗，把包递给他，但没有说话。

村里，土道旁一座小土坡上的小院，门上贴着“军属光荣”的牌子。

院内，50多岁的郑大娘和老伴、十七八岁的女儿小嫚打扫着院子，朝南的一间房门大开着，显然是给新兵们准备的。

一个村干部领着新兵们走进院子，郑大娘迎上来。班长上前敬礼，操着一口江苏口音说：大娘，我叫高游，是这个新兵班的班长，我们住在这儿给您添麻烦了。

郑大娘：说哪里话呢，军民一家人嘛，俺儿子也在部队里。走，快到屋里去，外面冷。说着领着新兵走进屋里。

屋里，窗户下的一个长长的，光溜溜的土炕，土炕下，烧着柴火，屋里显得暖烘烘的。

山中一座破旧的尼姑庵前，中年人上前敲响了门。



门开，一位中年尼姑走出来说：王队长，你回来了，孩子接到了吗？

王队长：接到了。

中年尼姑着急地问：在哪儿？

陌生姑娘上前紧紧地抱住她，叫了声“姑姑”，就悲伤地哭起来……

中年尼姑搂住她，喃喃自语道：阿弥陀佛，可把你接来了，秋水，别哭了，你来了就好了。

王队长四下看看说：了凡师傅，快进去说话吧。

郑大娘家，新兵们把手中薄薄的灰褥子放到土炕上，郑大娘上前用手按了一下说：太硬了，这怎么睡？小嫚……，郑大娘向外喊道。

小嫚从外面走进来问：娘，干什么？

郑大娘：嫚儿，和你爹到柴火房里抱些稻草来。

小嫚答应着出去了。一会儿，爷俩抱着几捆干净、松软的稻草走进来放到炕上，郑大娘均匀地把稻草在土炕上铺开，又拿起一条褥子铺上，用手按了按说：这还差不多。

刘飞扬等新兵纷纷感动地说：谢谢郑大娘。

郑大娘：谢什么？你们刚离开家，从北京大城市来到俺们这穷山沟，不能委屈你们。

郑大娘一家人走出去了，十几个新兵们解开背包铺着床。一会儿，炕上出现了一排叠得整整齐齐的灰棉被和一条条的白床单，但没有了高班长的位置。

刘飞扬见状说：班长，我睡在地上吧。

高班长把背包扔到地上说：别和我争了，我睡这儿。来，咱们互相介绍一下。我叫高游，六八年的兵，江苏南通人。在你们面前我是老兵，在老兵面前我是新兵蛋子。

坐在炕沿上十几个新兵听到这儿都笑了起来。

尼姑庵里，一座破旧的女像菩萨，但仍能看出头戴宝冠，饰耳环、项链，身着长裙，腰间系带，垂发披肩，慈眉善目，神态安详的样子。

佛像下，中年尼姑为秋水姑娘穿上出家人的烟色无领衣，她歉疚地说：秋水，委屈你了，你先穿上它吧。

慕容秋水：姑姑，我知道，我穿。她一脸木然伤心的神情，两行泪顺着面颊流下来……

“我叫刘飞扬。班长，我能问个问题吗？”刘飞扬介绍完自己接着说。

高班长：你问吧！

刘飞扬：新兵连都训练什么呀？

高班长沉思了一下说：主要有这么两个方面，从政治上，你们要学习毛主席的革命建军路线，学习我军光荣的革命传统，学习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。从军事上，你们要学习队列、内务条令，还有射击投弹训练、紧急集合和急行军。

崔国庆迫不及待地问：班长，那我们写信的地址是什么啊？

高班长：通信地址一会儿文书会通知你们。

杜永革好奇地问：班长，新兵连训练完了，我们将来干什么工作啊？

周援朝追问：是啊，我们能分到军舰上去吗？

高班长：等三个月训练结束了你们就知道了，现在保密。好了，离吃中午饭还有些时间，我们帮大娘家干点活儿，挑挑水。

村中小道上，李开国、刘飞扬两人去打水。路上，不时走过一只只猪、狗，一群老母鸡也若无其事地招摇而过。刘飞扬挑着空桶走着，前后两只桶像扭秧歌似的左右摆动，李开国不时在后面用手扶着。

井台上，刘飞扬费力地摇着绳子，他好不容易把桶在井水下摆正，然后用力向左一抖，空桶在空中翻了个个，水没打到，钩子却离开了桶……

井下的水面上，那只空桶斜斜地躺在上面。

刘飞扬望着李开国苦笑了一下，李开国接过绳子，像钓鱼游戏那样，用钩在慢慢钩水桶的提手，但怎么也钩不住。

陈连长笑着走上井台，从李开国手中接过井绳放到井下，先套住桶，然后熟练地向左抖了一下，水桶吸满了半桶井水，陈连长提起又放下，水桶沉入水中，桶里的水一下满了，然后用手提起来，倒在井边那空桶里，又放水桶，一会儿又打满了上来。

陈连长：别着急，慢慢学，你们在北京拧自来水管拧惯了，这儿的一切对你们都是新的，要慢慢适应。

刘飞扬拿起挑子，费力地挑起两桶水，摇摇晃晃地走下井台。李开国在一旁小心地扶着。

陈连长望着他们的背影，不由笑了起来。

村里的小道上，刘飞扬挑着两桶水摇摇晃晃地走着，他的裤子都被摇晃出来的水打湿了。在他们走过的路上，可见一条洒过水的痕迹，桶里的水也只剩下一半了。

房东郑大娘的女儿小嫚走过来，看见他们的狼狈样子，不由捂住嘴笑了起来。李开国帮刘飞扬放下水桶说：你笑什么？

小嫚说：俺娘见你们还不回来，让我过来看看。说完上前接过挑子，一弯腰，轻松地挑起两只水桶向家走去。刘飞扬、李开国一见十分尴尬。



郑大娘的院子里，新兵们正在打扫卫生。小嫚挑着水走进来，后面跟进李开国、刘飞扬。

周援朝拿着扫把，站在院子里，看见到他们两人身上的水，开玩笑地说：嗨，大家看啊，咱们的“水兵”返航回来了。

高班长一见急忙说：快进去擦擦，别冻着。

周援朝继续开玩笑说：飞扬，看来这海上“风浪”挺大的，衣服都湿了，有十几级吧？

众新兵们听了哈哈大笑。

刘飞扬不服气地说：周援朝，你丫别在这儿说风凉话，有本事你去挑试试，说不定你还不如我呢。

高班长：好了，别耍贫嘴了，离吃饭还有点时间，这村里有个供销社，谁要买牙膏、脸盆、肥皂什么的可以跟我去看看。不去的可以写信，写完了交给连部文书，不用贴邮票，我们是军邮。

“灰老颠，灰老颠！”

村里一大群小孩子跟在高班长、刘飞扬和周援朝的后面不停地叫着，一条大黄狗也跟着小孩向他们叫个不停。

刘飞扬听了一会儿，对班长说：班长，这“灰老颠”是什么意思啊？

周援朝分析说：是不是咱们军装是灰色的，海军又坐着军舰在海上颠，所以才叫我们“灰老颠”呢？

高班长：不是这个意思，你们刚来，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

刘飞扬奇怪地问：班长，那是怎么回事啊？

高班长边走边解释说：我们海军在当地“支左”的观点和“造反派”的观点不一样。“造反派”说海军是“保皇派”，“灰老颠”是说我们颠覆红色政权。

周援朝生气地说：这不是诬蔑我们吗？（说完回过头对那帮孩子说）去，去，别跟着我们乱叫！

“灰老颠，灰老颠！”

跟在他们身后一群孩子见周援朝说他们，叫声更欢了，那条大黄狗也叫个不停。

周援朝盯住那条大黄狗，猛地一弯腰，大黄狗向后退去。

周援朝刚站起来，大黄狗又向他扑叫着……

周援朝气的又猛地一弯腰……

大黄狗扑上来，差点咬着他。

刘飞扬急忙赶过来，轰走了大黄狗……

周援朝紧紧地盯住了那条大黄狗。